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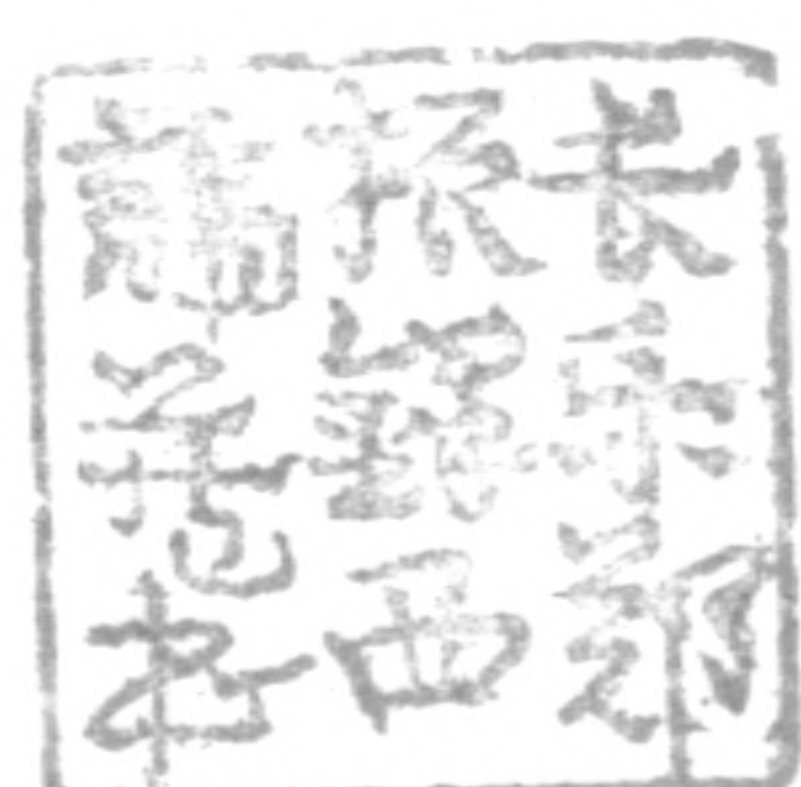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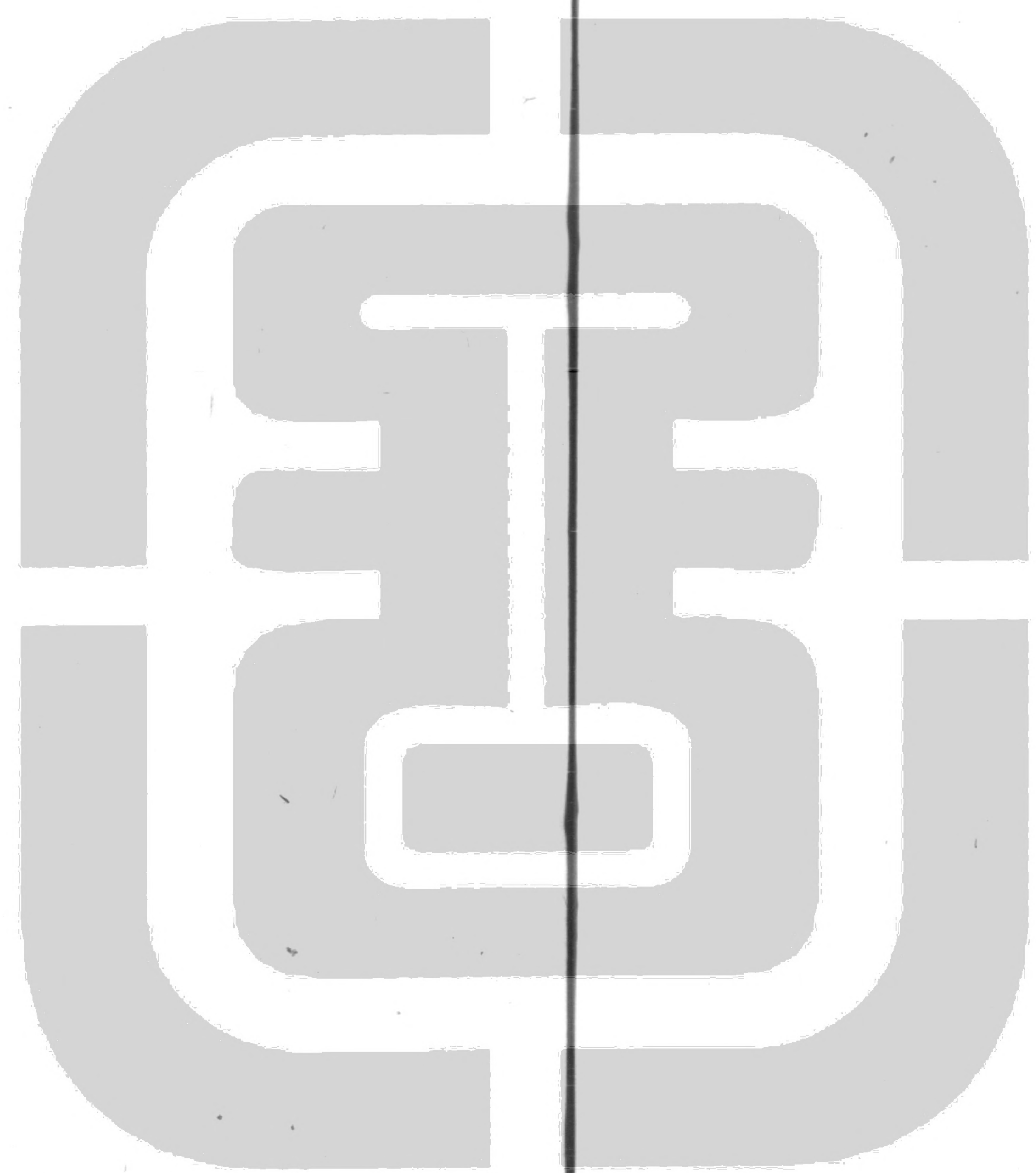
壽



原件短缺

P1





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

八示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

傳云蒿藪也桃愉也○集傳云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詩緝云燕飲教遊庶乎從容款洽而有磨礪浸潤之益非徒遊燕而已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傳云芩草也湛樂之久燕安也○唐士雅曰未有心之不樂而能盡言者樂而且湛正欲以深入其心也

卒竟不及求言惟云燕樂嘉賓之心而意愈

心傷悲

倭遲歷

山風日而其性不堅

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集傳云為臣者奔走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當為何敢自以為勞然君之心則不以是而自安也臣勞於使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靡頽靡也盬盬壞也箋訓靡為無義嫌於反又

加不字云無不堅固大費周折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傳云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詩緝云駱馬耐勞苦今嘽嘽然喘息人勞可知矣

翻者雖載飛載下集于苞樹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不也郭曰鶉鳩○詩女云鶉鳩謹慤有常雖

往而復返

故得遂其

扣櫪也

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傳云駸駸驟貌諗念也○集傳云獨言將母者因
上章之文也

觀末二句或是當時使臣所作以其曲盡人情
故取之以為勞使臣之詩耳非必文王所自為
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宋興也

云駸駸征夫每懷靡及

傳云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集傳
云駸駸衆多疾行之貌○詩緝云每懷靡及恐不
逮事也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之○陳氏曰
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為無以發其誠心則臣

表落

駸之良

請廣詢

言為諫

我馬維駟六轡如絲載馳載駟后爰咨謀

傳云如絲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為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傳云咨禮義所宜為度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云親戚之謀為詢○程子曰諷謀度詢前載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按此即後世採訪使者之職當時或兼或專不可知矣凡山谷之賢才耆舊之談說流播之謳吟民間之疾苦習俗之好尚無不一一咨訪入告於君即書所謂明四目達四聰者也范氏謂教使臣博訪以自求益其旨狹矣○採訪曰諷質疑曰謀揆酌曰度衆議曰詢雖均之咨訪其深淺疎密亦自異也

八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云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

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
未定也詩雖不言管蔡而憫管蔡之心惻然溢於
言詞之表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興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傳云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
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
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
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詩緝云首章發

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
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凡華無不華萼相承者愚意取喻當不在此也
凡卉屬惟常棣枝條最繁此兄弟一本枝分之
象也枝條愈繁則其華愈繽紛輝映兄弟愈衆
其榮光相藉亦猶此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長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甫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于原隰此患難之

言原
山當是時人各顧其親非兄弟孰肯相求哉

散也音義皆與割同易謙象云裒多益寡
可為明證言或原隰之間有時分散相失亦惟
兄弟相求耳自非然者即有侶儕誰肯相收耶
上二句言憂戚之相通下二句言流離之相保
舊訓裒為聚其義反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詩故云脊令小鳥其性黠慧每獲下取食屢啄屢
顧見人必疾鳴飛去其疾鳴者同群也兄弟見患

相救亦猶此矣○集解云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
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
之長歎息而已○人居平安之時不知兄弟之可
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
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
能得其實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莊子云
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

按脊令千百為群居則群聚驚則群飛不但雙

下而已傳以為雖渠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則於兄弟之况愈覺為遠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范淳夫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
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王介甫曰鬩于
內非令兄弟也及其禦侮則良朋雖衆無與為戎
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集傳云前言兄
弟之情切矣此又以其情意之甚薄而猶有所不
能已者言之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集傳云患難之時兄弟相救安寧之後乃有視兄
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詩緝云世人顛倒
每每如此何不於死喪患難之時觀之

儻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集傳云儻陳也飲饜飲也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
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王介甫曰兄弟無
故則既具矣○集解云教之陳其籩豆飲酒至飲
使兄弟具來以觀其樂否苟樂也則其疏之者過

言原
小
矣。○程子曰：孺親慕之意，小兒慕父母，謂之孺子。兄弟天性，孺稚時，未有不相愛者。情實開而漸，漓妻子具而益偷，試想飲燕之際，兄弟款洽，少年同衾，共乳相摩，相戀之意，依然在目。何至有相訕相怨，反不如路人者？試反之良心，真切之際，樂乎不樂乎？即今燕朋狎友，醉飽鮮醲，吾知必有梗刺其中者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箋云：如鼓瑟琴，相應和也。○傳云：翕，合也。○詩緝云：薄俗多知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重，故言爾與妻子好合，如琴瑟之相應，然必兄弟翕合相聚，然後其樂湛久也。兄弟不相合而唯樂其妻子，其樂淺矣。

湛深也，言其意味深長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疏云：兄弟同心，則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汝之妻子矣。不然，忿鬪日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思之，謀之，然

乎否乎○集解云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相親乃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恐其淺陋而不信故教以深思遠圖之

究圖不單指章首二句乃摠挈全篇而提命之使內反之本心外揆諸事變而驗其果然與否也此心人所自有此事亦人所習見習聞但有時昏昧而不覺耳一為提醒未有不戚戚悔悟者也噫聞此而猶不悔悟者有矣然而其人可知矣

知矣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興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傳云丁丁伐木聲也○箋云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集解云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于谷而升于木不獨有也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事

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
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
平矣○姚虞佐曰求友生何與於神曰人神一理
也求友生以洽人心即洽於神之心矣小明論僚
友亦云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出自幽谷以下單舉鳥言則伐木非對舉起興
可知特以伐木感此鳥鳴故具述其因耳後二
章皆蒙首章以伐木發端者章法然也無甚取
義○鬼神體物而不遺古人寔見其渾合無間
之理故不覺其渾合以發之夫子云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李迂仲曰上章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
伐木不及鳥鳴省文也○集傳云醜酒者涕之而
去其糟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諸舅朋友之
異姓而尊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言

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此可謂能先施矣○李氏曰夫怨多起于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似乎自反之詞適猶遽也言豈彼遽薄我而不來得微我實弗顧乎倘我能往顧焉而彼寧詎不來也下微我有咎倣此伐木于阪醞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集傳云兄弟朋友之同儕者先父舅而後兄弟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人失朋友之義非必大故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或至於有愆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詩緝云非必無酒設言無酒猶當酤之篤于朋友不以有無為辭也○集解云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有酒湑我以下似朋友謂我之詞蓋我誠設備

而嘉與朋友款洽則朋友亦必不遐棄我而樂
相過從故不以形迹為嫌而預以飲期相約蓋
相忘之甚也即此觀之可見不來者非人之咎
矣獨言於兄弟者尊卑之間其禮嚴朋儕之輩
其情親○此詩之作或王者訓臣下以睦友之
誼所謂諸父諸舅者列國皆得云然非必天子
自述當日待朋友故舊之情事也傳箋指同姓
異姓之諸侯固矣且此道獨不可通諸士庶乎
雖雅奏諸朝廷恐未必拘泥已甚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

集解云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群臣天保者豈
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

本義云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程子曰除更
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消去也所稟之薄者雖小
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皆

若消而受之。○詩緝云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
 祝君以福必本之以德欲其每事皆厚每事皆益
 每事皆善謂有一之未備不足以為君德之全也
 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在若盡以為福則容悅之辭
 矣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厚謂忠厚益謂利
 益於民損上益下則益矣損下益上則損矣民物
 蕃庶即君之大福也。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祝君之
 德也皆以俾爾言之曰除曰
庶曰宜曰興曰增祝君之
 福也皆以無不莫不言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集傳云戩盡穀善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
 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詩緝云盡善無
 不宜即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兄弟故能
 受百祿而又降以遐遠之福唯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傳云山阜岡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
 阜曰陵。○徐士彰曰山曰阜又曰岡陵層累言

之方見積小以高大意○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王介甫曰君恩至重臣子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祝其福祿以報之焉耳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傳云吉善蠲潔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日烝○集傳云先公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緝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文王時周末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

詩緝云笱非工緻之器又施于水以待魚之自至而魚麗于中者此有六種以六魚畧言之見其多耳○詩故云西北土厚水深牛羊多而魚鼈必故燕饗者以魚多為備物舉所貴也魚具六種它品之豐可知矣埤雅云鱠黃魴青鱧玄鰻白鯉赤魚具備故序云萬物盛多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濮氏曰言酒則殺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言土產之物儘多維云六魚者特舉其嘉味言之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詩記云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又言味之旨者亦不止此此獨舉其偕者言之耳○偕謂味之相宜凡美者容有所不適故又挈之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詩緝云詩言禮多言時時者適其時之宜也物既偕又適當其時然後盡善○集解云考則慮其不

呂氏曰月恒日升言有進而無退也○本義云前既歆其興盛則又歆其永久故多引長久不虧壞之物以為况○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耳

采薇遣戍役也

程子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詩緝云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程子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詩緝云雖托為軍士自道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集傳云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盡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箋云柔謂脆脫之時○集傳云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定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箋云剛謂少堅忍時來猶反也據家曰來○詩緝云憂心雖甚病而我之役未可以歸亦托其自道

詩經卷之八
以勉之。○姚虞佐曰：至戍所時在陽月矣。然王事靡盬，不遑啟處。一有旋心，非夫也。故復以義自斷。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謂即憂室家之甚，誓不負公家之役也。

此實代為訣別之辭，然而敵愾之氣自見於言外。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傳云：爾華盛貌，業業然壯也。○詩緝云：此詩兼遣將帥故以常棣之華喻君子車飾之盛。一月三捷，托於將士之自期，以勉其立功之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傳云：騤騤，疆也。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未所以解紆也。魚服，魚皮也。○說文云：腓，脛臑也。○詩緝云：腓，足肚也。身動則腓隨而動。此戎車者，將率之所依。止戍卒之所從。動帥卒輯睦可知矣。翼翼，整肅貌。○集解云：將帥之在軍，畏慎翼翼，躬服弓矢相戒。

以獫狁甚急豈獨暇裕哉其勞苦憂患亦與士卒
共之耳

豈不日戒謂平時也平時非不設備此時獫狁
之患孔棘尤不可不申飭之也棘者刺促相犯
之意

昔我徃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集傳云又設為人後預道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
甚○李迂仲曰遣之而謂莫知我哀則體之者至

矣○范淳夫曰吾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
世則牛羊而已矣

出車勞還率也

箋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
同日此其義也○詩緝云采薇當遣行之初而預
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杖杜當還
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徃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爾雅云郊外曰牧。董氏曰天子紂也侯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詩緝云文王命南仲伐昆夷玁狁成功而還述其始事以勞之托為將帥自道之辭云爾

按後章三稱赫赫南仲將帥自道豈宜云然若托為軍士頌其主帥之詞則可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旃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傳云龜蛇曰旒旒干旒鳥隼曰旃旆旆旒垂貌董氏

日禮德車結旌武德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詩記云方欲治兵之時衆車并列於郊此

車設旒彼車建旒各事整飭軍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旌旒而言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卒泣涕皆此意也○詩緝云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憔悴則將帥可知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傳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為
旂央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詩記云大將
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
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
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
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简书

箋云黍稷方華朔方六月時也○劉執中曰王事
多難謂玁狁雖退西戎又入○詩緝云采薇言玁
狁之故則遣戍專為玁狁此詩不及戰事而言玁
狁于襄是玁狁不待戰而自遯北方已定矣既而
西戎復興於是以前簡書就命南仲移師往伐之此
章述西伐之事也初謂止伐玁狁故期歲暮可歸
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詩記

云采薇言往自周北戍時也此時言往自朔方西
 伐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時言來自西戎
 歸而在道時也下章春乃至家耳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
 諸侯聞南仲既征儼旰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
 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
 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指南仲也降下也

○詩記云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
 有之遂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云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其詞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母逝我梁
 母發我笱兩見于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
 一父子也○王國賢曰南仲大將也文王即體其
 心何至探其室家感時思念之隱情乎其亦不類
 甚矣箋記說是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啾啾采芣芣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本義云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
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箋云此
時亦伐西戎獨言平嚴流嚴流大故以為始以為
終

秋杜勞還役也

有秋之杜有皖其實毛云興朱云比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

月陽止女心悲止征夫遑止

集傳云此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時物之變而
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

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
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
以暇矣

凡戍役多以歲暮故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
止已及十月歲暮近矣即未能歸計此時或事
已就緒而稍暇乎故但云征夫遑止而未及歸
此言之序也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集傳云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此喻歲之春也而征夫猶不至故悲思益切曰
歸止者望其始圖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憚憚
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
子○傳云檀車役車也憚憚敝貌瘡瘡罷貌

憚憚瘡瘡皆懸想語未可為真不遠謂方載道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借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緝云本期歲暮則歸而春深猶未至是其期已
過也○傳云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約期未喻猶且憂之况期逝而不至情事更有
不可知者乎多恤宜矣

范淳夫曰出車勞師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
情先王以已之心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民忘
其死以忠於上也

魚麗美萬物盛彘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

魚麗于罍鱠魚君子有酒旨且多

傳云罍曲梁即笱也鱠揚也魚鮪也。○集解云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因其閑暇而為體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罍魴鱧君子有酒且旨

傳云鱧魴也

魚麗于罍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詩緝云笱非工緻之器又施于水以待魚之自至而魚麗于中者此有六種以六魚畧言之見其多耳。○詩故云西北土厚水深牛羊多而魚鼈少故燕饗者以魚多為備物舉所貴也魚具六種它品之豐可知矣埤雅云鱠黃魴青鱧玄鯉白鯉赤魚且備故序云萬物盛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濮氏曰言酒則殺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

言土產之物儘多維云六魚者特舉其嘉味言

之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詩記云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又言味之旨者亦不旨此此獨舉其偕者言之耳

偕謂味之相宜允美者容有所不適故又挈之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詩緝云詩言禮多言時時者適其時之宜也物既偕又適當其時然後盡善○集解云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時者物之時也即品物之嘉者其體之肥瘠味之偏全又各有時此特就其時之允美者言之故畧舉六魚耳實不盡於此也

南陔之什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傳云有其義而無其辭

詩原
集傳云皆笙詩也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
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張敬夫曰人言
亡詩六篇古無其辭既無其辭序何由知其義所
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故失其傳
耳○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南陔白華華黍乃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
備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集傳云笙詩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

陳氏曰太平之君意滿志得侈心日生以爲得賢
未必有益失賢未必遽亂是以賢者漸疎不肖者
漸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
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重厚學與性成不能
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朱云興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釋文云烝衆也。○范

淳夫曰罩罩恥之不已也。○詩記云群然罩罩恥

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

樂與賢則衆君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有酒

燕樂正以道其樂與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傳云汕汕櫟也衍樂也。箋云櫟者今之撩罔也。○陸農師曰

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言求之無方所淮南

子曰罩者抑之罩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毛云興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傳云纍蔓也。○集解云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

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

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

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

從人者哉。

樛木下垂則甘瓠上附君下士則士上征矣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傳云騅壹宿之鳥

箋云壹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處也喻賢者有傳一之意

詩緝云君之於賢既多方勤求之又禮貌以招延之賢者聞風自至如孝鳥鶉鳩翩翩然群飛而來

○集解云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擇木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母義有不可已者亦猶是也○疏曰燕而又燕親之甚也

崇丘萬物將極其高大也

集傳云笙詩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興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傳云臺夫頊也萊草也○集解云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君子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彳而不厭外則能為邦家之基內則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聽餘慶及其後人未不由此也故終篇歷言之○

言原八小雅
范淳夫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
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
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福不用賢則禍
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
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
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箋云光榮曜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箋云不已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傳云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集傳云遐何
通

南山有枸北山有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傳云枸枳枸棟鼠辛黃黃髮也考老艾養保安也

疏孫炎曰考面凍梨色如浮垢

○詩緝云臺萊桑楊杞李栲柎枸

棟多其名者喻賢之多而皆有用也得賢之盛則

邦之榮懷而福壽名譽之所歸也○曹氏曰蕪收

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福祿無窮不止於其身

而且以燕及子孫是可樂也○詩故云五章所

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故曰邦家之

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

李也能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柎也枸棟而

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耆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

而已也

由義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集傳云笙詩

蓼蕭澤及四海也

詩故云天子燕諸侯諸侯賦此以致頌禱○詩緝

云蘇氏以鹿鳴以下五詩燕群臣群臣以天保荅

其君此詩其亦諸侯荅湛露彤弓之歌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傳云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土露貌寫者輸寫其心也○埤雅云蕭微物也而其氣上達故以况四海之諸侯○詩緝云此諸侯答君之辭故以蕭草自喻露無不被喻諸侯來朝者首見恩禮也○詩故云我心寫兮下情得上達也燕笑語兮霽威嚴也○張敬夫曰有譽處兮謂上下情浹謔間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愚謂譽者光榮之意譽處者謂處此有光榮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有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傳云漙漙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箋云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詩記云四海諸侯遠近親疎小大亦不齊矣而王者之德施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故曰其德不爽

愚意龍當如字龍以喻其神變光以表其英華此節摠贊君德下文方言恩遇耳○不爽謂無二

三猜忌又不傲慢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傳云泥泥霑濡也豈樂弟易也○詩緝云孔燕猶
云盛燕謂其禮甚設也盛燕而又樂易情文俱至
也於是稱天子能宜其兄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
善之德壽而且樂也舉同姓之國者以親該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有君子條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傳云條鸞也革鸞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
鑣曰鸞○詩緝云天子賜諸侯車馬其條革沖沖
然垂其和鸞之聲雖雖然和諸侯受福均也○王
介甫曰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愚意萬福攸同言四海之福摠歸于君似更有
味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詩故云天子答蓼蕭之歌也未知是否姑存其說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也典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詩原
傳云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夜
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
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濼宗也○詩故云湛露匪陽
不晞期燕飲之達曙也○本義云天之潤澤于物
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露爲
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此○
天子燕諸侯當以晝此詩但言夜飲者晝燕常禮
故舉夜以見恩禮之厚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傳云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
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詩
緝云草茂則露多喻夜飲受恩尤渥也○范淳夫
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
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詩緝云杞棘得露雖厚而枝不低垂喻顯明允信
之君子飲酒雖多而德將無醉○程子曰忠順之
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集解云露之在草也如

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傳云離離垂也○集解云桐杞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莫不令儀猶桐杞不爲實所困也○埤雅云杞棘剛木故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以况令儀

桐椅實繁復潤以露故離離下垂下垂正喻其體貌之恭謹即此便是有禮便是不亂蘇氏不披之說又覺枝葉矣

曹氏曰前二章言厭厭夜飲後二章言令德令儀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輔漢卿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有德矣樂易者恐其畧於威儀也然而無不令儀所以爲令德也不醉無歸情之厚也在宗載考情之親也莫不令德德之存乎中也莫不令儀德之見乎外也厚而不親上之待下猶未至也德雖盛而儀有闕下之令德猶未足也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弓矢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所言蓋謂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安得有專征之言乎○詩記云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疆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彤弓 昭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傳云彤弓朱弓也昭弛貌○詩記云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

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劉執中曰饗禮必于廟慶賞與神人共之也

彤弓詔弓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集傳云載抗之也。○王介甫曰其藏弓也載以抗

之橐以韜之劉公瑾曰載彤弓于橐抗之使正言藏之之謹也○詩緝云

右與侑通左傳莊十八年王饗禮命之侑是饗必有賜以為侑而彤弓則侑之大者也

彤弓詔弓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

傳云橐韜也醕報也。○呂與叔曰天子賜有功諸

侯必曰中心既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

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醕之者言功

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少者儀必

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稱者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也興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傳云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詩緝云
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菁菁然茂
盛之莪蒿由生于阿中得阿之長養而然喻君子
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才之君子
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喜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
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傳云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傳云中陵陵中也○集傳云錫我百朋者見之而
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錫我百朋意謂受其教益

汎汎揚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緝云揚舟汎汎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沉或浮未
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
壞亦未定也今見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成

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集傳云載沉載浮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則休休然安定矣。

中阿中沚中陵皆以喻學校菁菁者莪則以喻學校中培養之人材也。君子即指學校所養之人。樂且有儀言其德性威儀陶成之妙也。揚舟之沉浮以喻世道之升降。世道升降全係于教化之盛衰。此所以見君子而喜樂也。舊說意旨頗覺未融

小雅二。○箋云從六月至無羊是宣王之變。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鵑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朱子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浸尋弛壞至於夷厲
而小雅盡廢蓋其實不舉無所施之也宣王中興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
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以發端而小雅於是
變矣○又云厲王暴虐國人逐之出居于彘獫狁
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
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詩緝云
四夷交侵由於小雅盡廢則宣王北伐必內修以
為之本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李迂仲曰棲棲猶皇皇言不安也○箋云戎車革
輅之等也○王介甫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
○傳云日月為常服戎服也○集傳云司馬法冬
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

詩序 小雅
四十一
危急故不得已而于是出征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傳云物毛物也則法也。集傳云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見其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疏云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

服即服襄之服謂車馬相調習也成猶熟也言進退疾徐皆執于度云爾故下承以于三十里箋仍以為戎服誤也鄭風云兩服上襄韞子云造父服馬服之為調習也明矣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傳云脩長廣大也顛大貌

說文顛大頭也愚意顛者言其軒昂可觀膚

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集傳云共與供同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台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傳云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

季明德曰焦獲澤名在今陝西涇陽縣北

去鎬京百里

○箋云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

獫狁非所度為乃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來侵至涇
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
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王介甫曰軍前曰啟後曰
殿元戎十乘以啟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集
傳云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達此
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
有不戰戰必勝矣

○愚意茹即茹吐之茹匪茹者言曾無懦弱之意
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
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
後適調佶壯健貌○集傳云至于太原言逐出之
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非文無

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詩緝云萬邦為法辦一獫狁餘事耳。○詩記云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于彼者常簡畧而不盡。

車調適則低昂輕利故如軒輕不定而實無大軒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維在矣張仲孝友

箋云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集傳云吉甫燕飲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王介甫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躬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與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

奭篚第魚服鉤膺脩革

傳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

新美天子之士然後用之方叔卿士受命而為將

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

箋云宣王承亂美卒盡起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

行也翼翼壯健貌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

也魚服矢服也○詩緝云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

荒榛之地宣王經理敝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

地以為田故言取芑穀于新墾之地喻宣王取民

為兵隨其所取皆新撫之民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瑒瑒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瑒葱珩

集解云中鄉民居在馬故其田尤治○傳云軼長

轂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瑒瑒聲也朱芾

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瑒聲葱蒼也三命葱珩

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陣，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然制勝。故詩人詠其軍服之美而已。○詩緝云：方叔嘗伐玁狁，威名素著，又責賤戰，以王師臨小醜，故雍容閒暇如此也。

旆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傳云：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

疏云：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征伐之時，出軍至對

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

○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

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

陸王衡曰：隼，鷃屬，齊人謂之擊，征或

謂之題，有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按此即俗稱小鷹。

○詩緝云：武勇之士。

能深入敵陳者，皆集於此矣。鉦人鳴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言士聽節制也。陳師鞠旅，誓衆而告之，使用命也。方伐鼓以往，即言振旅，蓋蠻夷望

風畏服不待戰也闐闐衆盛也猶言駢闐

王國賢曰如今

人所謂得勝鼓○詩故云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

則止重金則退今日鉦人伐鼓明有進而無退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焯焯如庭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徼狁蠻荆來威

劉公瑾曰方叔以元老而帥師則師卦所謂丈人

所謂長子者也○詩緝云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

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

不尚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也訊謂魁首之可

問者醜謂徒黨之降服者○詩故云執訊獲醜詰

問所獲之衆而差等其罪也○傳云嘽嘽衆也焯

焯盛也○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徼狁今特往

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詩緝云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詞氣雍容

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

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也車攻則中興之功

成矣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

集傳云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能復舉行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朱備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宣王中興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無二道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傳云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傳云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纆旃以為門裘纆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詩緝云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

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

古者文事必有武備又不可無事而耀兵故以田獵興師徒焉先王所以善藏其用也宣王中興之初勢同草昧載舉會同群辟之齊集與否尚未敢必故以行狩為先聲庶即有後期者可微其罪而亦無損於國威此宣王慎重之意也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傳云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詩記云

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郭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首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蒼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其地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傳云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鳥烏達屨也箋云

金鳥黃朱色也○劉執中曰赤芾金鳥服其命服以見王

也來會同者非一故絡繹不絕也○曹氏曰夫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久矣今宣王內修外攘諸侯恒威畏德復來朝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

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爾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云決鉤弦也拾遂也依利也柴積也○箋云依

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詩緝云首三章言將獵實未獵也四章既會諸侯

此方行獵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王介甫日向日四牡既言其力之強今日四黃又

言其色之純兩駟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

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

也箋云矢發則中如推破物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詩緝云馬鳴蕭蕭而靜無他聲也旆旌悠悠而緩

無亂次也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

而歸終始靜治○集傳云徒步卒也御車御也大

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古者田獵獲禽百傷

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臠而射之達于右臠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

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解達于右翦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馬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程子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詩緝云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曰信矣宣王誠哉其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稱之子者不敢斥王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傳云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

詩緝云既伯謂有事于馬祖馬祖天駟房星也○箋云醜

衆也從禽獸之群眾也○疏云車牢馬壯可以歷險從禽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詩原小雅
傳云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麀麀衆多也
○集傳云同猶聚也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
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詩故云蒐苗獮狩皆為田除害也害稼穡者莫
甚于鹿豕故田獵獨取之曰麀鹿曰小豝皆是物
也田而得兕是為大獲徒林之殪青兕之殪皆其
比矣

差次也謂布列之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

傳云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群二曰
友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錢氏曰俟俟謂緩
行若相待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傳云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饗醴天子
之飲酒也○詩緝云張弓挾矢既得禽獸則為俎
實進於賓客不特小燕且以酌醴而饗舉行盛禮

也

詩記云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詩緝云流民述使臣勤勞能布宣德意美使臣所以美宣王也王業以民為本可以見興復之規模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傳云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侯伯卿士也○詩緝云鳥棲有常處惟鴻鴈春北而秋南故以喻民之不安其居○集解云厲王之後人民離散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然未知所止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人之可矜者也○詩記云還定安集

詩原
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云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今見還定安集又徵民起舍築牆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此勸萬民之辭○疏云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其詞而美之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緝云離散之民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嗷嗷赴訴于使臣使臣能撫恤振濟之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劬勞若彼愚者為使臣將謂我宣驕求索無厭也

流離初還生理未遂故仍不免於嗷嗷謂之劬勞者體其情也夫已還定安集之而猶嗷嗷不止似要挾其上者然故或謂之宣驕○喪亂餘生籲號無已自非至誠惻怛之君子誰能不生

言原
小雅
三
厭憎世之輕忽小民者動曰愚民不足與慮始
而可與樂成槩繩之以法而窮苦更無所控愬
矣鬱悒之極還為驚潰欲其輯寧有永胡可得
耶康王命君陳撫殷民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
容德乃大為民父母者尚其三復於斯言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王國賢曰宋註皆以夜如何其非宣王問夜特作
者設為問答之辭不知此詩妙在述王問夜如何
其一句蓋朝有定期官有定職王若循而行之自
足為治顧乃勤勤親問時節則其銳意精明而躁
急輕動之狀俱見矣詩人亦憂其難繼也故述而
箴之詞何等微婉意何等深厚善乎序疏云美者
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知此即為箴得之矣
疏識箋義箋識序義序識詩義讀詩而廢漢注至
并大小序而廢之吾不知其說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箋云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日夜如何其問早晚
之辭○傳云庭燎大燭將將鸞鑣聲○王子雍曰

詩原
央夜半也。○說文云央中央也。

舊訓央盡也。夜半何以為央。蓋夜終于亥。晝起于子。夜半乃前夜盡時。故云央。然則中央者亦謂中之盡極處耳。非允謂央即中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傳云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疏云艾取老意

○年過中稱艾故夜過中亦稱艾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集傳云輝火氣也。天欲明而煙光相雜也。曰至而

觀其旂則辨色矣。○詩記云宣王其志雖動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首章夜未央見蚤甚也。次章夜未艾則漸遲矣。

三章鄉晨則又遲矣。辨色視朝時之適也。雖不可以言晚。然由未央而未艾。由未艾而鄉晨。亦屢遷矣。安知鄉晨者能持之有終乎。此詩人言外之意也。說者執字句以求箴不可得矣。

沔水規宣王也。

詩緝云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

大凡精明之主多尚聰察天子而好為聰察則
讒言不招而自集矣此諸侯所以首鼠而多忌
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興也航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傳云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水流而
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載之言
則也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

朝不朝自由無懼心也○詩緝云兄弟指所親邦
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嗟我親疎厚薄之人曾無
肯念背亂之禍者誰無父母乎而乃不知所顧惜
耶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謝氏
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則深可憂為父母謀
則當念必思所以救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航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傳云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

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飛謂飛而來揚謂揚而去

駘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
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訛
偽也言不可聽小人詐偽之言使見怨咎○集解
云厲王之亂也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
之君子慮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
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以畏矣民猶

將為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
特畏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自免
耳

詩緝云一章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
章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率彼中陵喻諸侯循
道而來朝者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
率陵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
言復欲中以飛語而使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
聞來朝之諸侯相與語曰吾輩事王室非不敬矣

而讒言方興將如之何其心亦懷疑懼將不來矣
不可不察也諸侯之叛在讒言首章含蓄中章憂
危結始發之

首章以大義責諸侯且以至情動之次章憂之
憂之者憂國憂民且憂諸侯也卒章乃規宣王

鶴鳴誨宣王也

箋云教宣王求賢人未仕者○詩緝云此詩說者
多異毛鄭在衆說之先皆謂興求賢必有師承當
從之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毛云興也

傳云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
渚何樂于彼園之觀乎稗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
稗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
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詩緝云在淵在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其進其
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故用舍不可不審○說文
云錯厲石也

首言賢者雖處幽僻初不難知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野有諸中必形諸外特上人未嘗博訪而
延求之耳夫人之性或樂於退藏或亟於自見
亦猶魚之或沉或浮所好合殊未可專以近習
皆賢達而幽僻者為魚用也不觀彼園雖檀木
森列葱蒨可喜乃不材之木如樗如穀者未始
不穢雜于其下而他山之石反可以為錯而攻
玉乎以見在位者未必可恃而佚逸者所當亟
求也○疏發毛義謂惟君子能隱小人不能隱
事理誠然但恐失詩人溫厚之旨○檀亦非林
常木耳此又詩人微意

集傳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之不可揜也魚
潛在淵或在于渚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其下
維樗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言憎
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理其庶幾乎

集傳然有至理但恐非作者本意然其說自不
可廢也舉燭誤書燕國以治是在善學者通之
耳

詩原八小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箋云天高遠也○傳云穀惡木也攻錯也

上章聲聞于野謂譽流于鄉土此章聲聞于天謂名達于朝端

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糲天下之至惡也然而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而後玉之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於小人處也橫逆既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禮義

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此於原旨亦有間然其說千古名言也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詩緝云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范淳夫曰讀詩至于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

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于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箋云衛士責司馬言我乃王之爪牙當閑守衛女何移我於憂使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羗戎戰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詩緝云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集傳云尸主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詩記云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馬前二章既刺其以衛士從征此章又自傷其不得養老意士卒親老無他兄弟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如越語父母耆老而無兄弟者以告而歸亦其義也若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責司馬者

詩原八小雅
不敢斥宣王也

按末句蓋軍士述祈父之語意當時徵發之士有子身無托而以失養為辭者祈父不聽反詰之曰爾雖從戎爾家獨無爾母可以尸養乎如此方與不聰相關應而有字之字俱覺生動有情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箋云刺其不能留賢○詩緝云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詩人已為王惜之蓋見

幾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在馬道遙

傳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箋云絆之繫之以永今朝言愛而欲留之○呂與叔曰逍遙者徘徊少留之意

愚意逍遙亦狀賢人將隱脫然無係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在馬嘉客

禮記注云藿豆葉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道思

謝君直曰賁華采也賢人所過山川草木皆有精

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

愚意賁者潔白輝光之意
易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詩緝云願此賢者來訪賁然有榮耀焉望之之
詞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若
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
遯優游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故曰謹爾優游勉

爾遯思在此見深寓愛賢之意而又以見賢者無
入不自得也○箋云慎爾優游使待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
音而有遯心

集傳云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
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
已逸乎其不可即已然猶異其相聞而無絕也故
語之曰無賁直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詩
緝云空谷無人之谷所謂寬閑寂寞之濱處困窮

詩原八小雅
而享淡泊其飼馬以生草一束無穀以秣之然其人美則如玉也晦跡巖谷不可復望其來但望其寄聲而已

但言白駒在空谷而賢者在但言生芻一束而賢者澹然無求之意在以此想見其丰采真潔白如玉皜然其不可滓矣末二語復以情感之使無與人世相忘也在此見詩人忠厚無已之意

詩記云所謂伊人於馬逍遙於馬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歎所處之非地雖肯尚含蓄而已慘然其不樂矣三章則明言時事之艱以致玆重之意卒章更勉之以無金玉而音而有邀心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子之義微諷之

黃鳥刺宣王也

詩記云宣王之未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

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與也

詩緝云民適他國而不得所無可告語乃呼黃鳥而告之云云蓋與黃鳥告別之詞也杜詩岸花飛送客墻燕語留人亦此意○王國賢曰黃鸝非可憎之物原不啄粟穀之類但嗜桑椹食虫啄果耳此詩意真不可曉○詩故云黃鳥瑞雀非黃鸝也愚玩詩意若謂此邦之人莫可告語吾以語之

黃鳥庶幾其體我乎黃鳥無情之物也無望於含情之人而反致望於無情之鳥所以發舒其無聊之况也獨言黃鳥者或偶就新見而詠之或以黃鳥巧舌疑若可語者然○言旋言歸言我暫寄之人耳寧不可以加憫念乎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詩緝云不可與明言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詩記云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情意相通

言原
可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以處
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范淳夫曰人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
相恤故愈切其鄉土骨肉之思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詩緝云周之盛時以睦婣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
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
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集解云此甥舅之諸侯求入為王卿士而不獲者
之所作

宣王英斷綜察不用姻戚理或有之且於註疏
可通若祇民間親故相怨豈應入雅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蓄
復我邦家

王介甫曰樗惡木尚可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詩故云婚姻之

故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周制賓至門尹除門
司里授館廩人獻餼以示厚也今皆不然故以行
野蔽樗為喻○集解云行野求庇樗猶可息况非
樗者哉人君之用人苟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
今王獨棄其昏姻之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
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斯復

王介甫曰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

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遂一名
牛藪又

名羊
蹄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
富亦祇以異

王介甫曰菑野菜之惡者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
相與固謂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
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集傳云言爾之
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誠不以彼之富而厭我
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

之意○集解云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言王棄舊
姻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之是而舊之非歟
或曰成謂相與有成如今所謂成始成終也異
謂行誼過人也言人之緩急可依者不在財力
之足贍而在行誼之足信也此却與論語引喻

相通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云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於是築宮廟群
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也興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詩緝云秩秩整齊貌幽幽深遠貌宣王作室之地
在秩秩之干面對幽幽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
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
言宮室之美也猶圖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
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矣○朱備萬曰
必首及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無相猶非篤
於天親者不能果能如此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原
扣氣日充大福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
有不可勝言者矣

愚意竹苞松茂乃子孫蕃盛之喻竹得水而叢
生松依山而暢茂暗與斯干南山相應言得所
托故滋長盛也以喻人托處得所則厚毓必佳
故下文言兄弟相好謂協氣所鍾也以兄宮室
頗覺不類狀宮室者自有下文在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傳云似嗣也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
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詩緝云美作室而言
嗣續妣祖者蓋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
王既中興乃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嗣續妣祖若
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詩記云古
公作岐百堵皆興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
妣祖

居處笑語言安樂其中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竿
傳云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竿大也

○箋云約縮板也椽榴土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集解云閣閣上下相承也○曹氏曰芋大者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君移氣也愚意閣閣言其締構之森嚴橐橐言其鏗鏘而有聲以繩束物曰約言周匝而歷覽之也椽剝椽也凡室之堅緻者入其中叩之鏗鏘然其聲如橐也惟其森嚴堅緻故風雨鳥鼠無自而侵入○芋之為物上葉下本皆繁潤而豐碩詩或

取義於此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云如人之跂竦翼爾棘稜廉也○集傳云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詩緝云脚根不著地曰跂蓋人舉踵則竦臂如鳥舒翼也革如鳥驚變而竦碩也翬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集解云此章言其堂

也躋謂升而聽政

愚意首句言其體制則下峭直而上軒昂次句言其椽題則幹直如矢而叢集如棘三句言其旒甍則鱗次密麗而新色濯濯四句言其簷何則塗澤輝煌而勢若飛動○上節象其內製之精密此節狀其外貌之壯麗下節陳其建宇之

宏敞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傳云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疏云庭宮

寢之前庭也楹柱也○呂與叔曰正謂正寢冥謂

室之與窾○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

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故以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

寧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集解云噦噦深廣

貌○揚用脩曰噦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有覺何以為高大蓋庭宇軒敞則豁人心目故

云有覺○按庭燎鸞聲噦噦注云徐行有節也則噦噦當為舒徐之聲蓋深窈處宜然也且其

詩原
字从口揚說近是噦噦既以聲言則噲噲不應
異訓堂皇之上當為洪亮之聲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詩緝云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蕃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詞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詞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集傳云大人大小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詩緝云心清神定則有聞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傳云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卧于床尊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詩緝云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今人以兒初生啼聲長而大為福壽○徐士彰曰右稷之呱厥聲載路卒基王葉皇皇故是吉祥○朱芾斯皇帝王子孫

自如此非期望之意直預道其將來耳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雅

傳云裼祿也瓦紡塼也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雅憂也○箋云臥于地卑之也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有善可儀何處為非但此乃間生非恒有者居

室者不必以是為期祝願者亦不以是為禱苟
得無詒父母憂即足矣要之職此已非易事不
然有儀有非祇見其得不償失矣○淮南子曰
求醜斯不得醜求不醜斯有醜矣有意為善則
非之至也無日在士人且不勝○况婦女乎

無羊 宣王考牧也

箋云厲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復之○陳氏曰
牧者牧養牲畜之牢蓄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
衰故詩人於其牧成而考之作為頌禱之詞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
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傳云黃牛黑脊曰犉董氏曰舉一以例其餘則黑
皆為抽黑耳為犉當亦各有

其數聚其角而息濺濺然伺而動其耳濕濕然○王

介庸曰濺濺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
而不相觸也○陸農師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濕潤
而澤

按濺從水從戢似當為柔順穩貼之意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筮何笠

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傳云訛動也何揭也策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箋云降阿飲池或寢或訛美其無所驚畏何策何
笠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也○疏云三十維物言
毛色別異者各三十○策傳云牛羊無驚而牧人
常持兩具齋饌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是
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有而於用無所不
備也

書注訛化也蓋亦動作之意又其字從言則鳴

噢吹响皆在其中矣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箋云麤曰薪細曰蒸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
禽獸以來歸也○傳云矜矜兢兢以言堅疆也騫
虧也崩群疾也升升入牢也○詩故云以薪以蒸
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劉執中曰
麾之以肱馴擾不假笞箠也○王介甫曰言羊而
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羊不耕敗則牛可知矣

詩經卷之八 小雅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旄維旗矣室家濙濙

傳云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濙濙衆也旄旗所以聚
衆也○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
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故
因牧事而及于民物殷阜之兆○詩緝云考牧之
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
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為牧人
之夢非實然也

畜產蕃多與稼穡豐盛氣機相因故設夢及之
詩記云以斯千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
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斯千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
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急於政然中興大德豈可以
是而掩故復取此二詩以終之宣王之大雅有美
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
之賢君也

小雅三○陸農師曰從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

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

詩緝云刺師尹所為不平專援引小人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

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傳云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王介甫曰如惓內

熱也○輔漢卿曰戲談且不敢况敢正言其非乎

蓋小人而居高位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

者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懜莫懲嗟

傳云實滿猗長也○集解云山之實草木是也山
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于其上者無不猗猗
其長今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
勞逸有大暌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
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
改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傳云氏本也○王介甫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
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太
師尊官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詩緝云氏天
根也不弔昊天不為天所恤○詩記云空我師如
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
也

占書云氏大火卯也天運起度太陽流晶俱托

始焉故云天根將有徃後之事氏先動星明大則民無勞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傳云夷平也殆危也兩壻相謂曰亞膺厚也○陶逸則曰師尹秉國一切貪暴未必盡出於已决有小人姻亞助之為虐者恐其以弗躬弗親弗問弗仕為解故曰汝謂弗躬弗親乎民誰信之汝謂弗問弗仕乎豈可罔君子哉誠欲信於庶民而見諒於君子式平式止無小人是近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而已

弗躬弗親時誠有然然竟不得而辭其責也縱人為虐其去躬親幾何弗問弗仕述其佯謝人之辭謂此姻亞一出於主上而非由已私也然女果弗問弗仕柰何不簡拔賢哲而獨用其姻亞耶○陶說極肖語氣諸家可廢已但式夷式已二句似應章首二句末二句應次二句言汝誠欲取信於小民無煩詞說也但不平者平之

應止者止之而無使小民危殆則不期信而民信之矣誠欲取信於君子亦無煩詞說也但瑣瑣姻亞無復膺仕則不期信而君子信之矣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集傳云鞠窮訕亂闕息也○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訕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詩記云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

民罹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然在民視之則難在王為之則易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小人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小人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陶逸則曰君子小人不並立小人充斥則君子不至而政不平矣上章望其退小人此章望其進君子闕如樂之闕方息之意違反也反其平日之惡怒民言無嘉皆敢怒而不敢言者也

愚謂傭者假貸之意君子如屆以用人言與前

詩原
用姻亞相互如夷以行政言即前章所謂式夷也此乃交錯相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箋云式月斯生言日月益甚也○詩緝云國之法度紀綱一成不可變天子所操執天下所遵守故曰國成

身秉國成乃使小人得播其虐與自為之何異而得以弗躬弗親為解乎此庶民所以不信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傳云項大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詩緝云唐人詩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蓋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耳

項領猶云首領謂其中出羣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醕矣

陶逸則曰此篇舊注謂此言大臣喜怒無常今按篇內曰民言無嘉曰庶民弗信曰俾民心闕曰俾民不寧皆指民不得所而仇上之意不言可知此

章當是云民心無常虐我則仇矣撫我則后矣摠

以感動師尹也惡即惡怒之惡夷懌則民心之關

而惡怒之是違也此說味長上下文義亦貫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

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緝云尹氏不平而歸之天言天實為此不平者

謂天生小人也天下不寧而歸之王王實為此不

寧者謂王任小人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蔽惑今

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從諫也懲不

其心之心即式訛爾心之心俱指王也○詩記云此章篇終矣故窮

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

不得戲談而家父既作詩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

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

俱存亡故也

直云以究王訕恐不應自稱字家父必其名耳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痒

傳云正月夏四月。○箋云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於上也訛言非常禍起於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國亡無日矣。○本義云霜降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念我獨兮云大夫言已獨為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集傳云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也

按癩頸瘡也其瘡痛痒不可忍浸淫不止或至周匝則難療。○其憂纏綿故曰癩其憂刺心故曰痒。○曰獨憂者怪衆之恬然相安曰小心者怪衆之肆然無忌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王介甫曰疾痛故呼父母歎已適當其時。○徐士彰曰莠害苗之草莠言害正之言。○許南台曰好言誇諛之言莠言讒謗之言。○詩緝云我見訛言憂心愈甚而小人反見侮謂我為張皇過慮也

懷憂者見侮則講張者之得志可知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傳云惇惇憂意也○朱備萬曰念我無祿傷已之
不幸也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

○集解云視烏所止當于誰之屋歟有以飲食而
無畢弋之患烏之所止也柰何以刑御民使無所

措其手足哉

張叔翹曰禽經云烏向啼皆栖而招
流亡稱烏合之衆以烏易合亦易散

也故稱
烏言

于何從祿言不知何從可遂其生養耶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傳云中林林中也有薪蒸言似而非○集傳云瞻彼

中林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

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

然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未有不為天所

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

然之理而已

詩原八小雅
愚意瞻者遠而望之也侯或也遠望中林或新
或蒸不甚分明但見其茸茸鬱鬱而已就而察
之材之大小自區以別不難辨也如民今方殆
蓋其厄運未除此天之變也故禍福之權疑若
賸賸苟及其常自是難欺不知臨下有赫之士
帝所憎竟當誰歸乎言外謂其必有所定盍於
其終觀之

謂山蓋卑為崗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徐士彰曰天下之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
卑而其實崗陵之崇也則其他無實可指者又可
知已訛言之顛倒是非類如此○詩故云山本崇
高今謂正如崗陵之卑可跨而越也以喻王室之
陵夷可憑而踐也訛言如此可不知所懲乎○箋
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
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也○孔叢子子思言於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君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

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本義云凡禽鳥之雌多以其首尾毛色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舉以為言

訊之占夢蓋不圖其有形之禍亂而妄意無據之禎祥也世之愚者類然

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偷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傳云局曲也踏累足也偷道脊理也蜴蝥也○詩

記云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踏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集傳云虺蜴蝥毒螫之

虫也斯于引舍人注云虺蝮蛇也江南曰蝮江北曰虺○今南方蜈蚣亦蜥蜴之屬能齧人有毒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箋云阪田崎嶇堯堉之處○詩緝云視彼側瘠之

阪田而有鬱然特盛之苗天又為風雨以杌動之猶昏亂之朝君子孤立而小人多方以攻之也小人初陽慕君子求我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為仇讎而不我力矣力用力也知貴當力薦之用賢當力主之既不用力於我安能勝群小之攻乎

仇讎也仇仇即群小也言既用君子即宜力去小人今乃任其排擠曾不力為我執之安在其能用賢乎執者執而罪之也此時幽王方寵信奸讒豈惟不力執之云不力者詩人溫厚不肯盡其詞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集傳云正政也言國政何乃暴虐如此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炎熾燹怒寧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李迂仲曰火熾尚不可滅今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褒姒之所滅誠可駭也○本義云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

政至此始言戒周主於褒姒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集解云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箋云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輸墮也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愚意求懷謂懷安而不知警如燕雀之處堂然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箋云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詩緝云柰何終踰絕險之地曾不以輔僕為意其覆敗也必矣員者周防完美無缺陷傾側之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箋云炤炤易見也○王介甫曰魚在于沼其為生

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詩緝云君子亦不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然者唯念國政之虐而民懼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傳云洽合云旋也○李迂仲曰孔云言與其親戚甚相周旋也○詩緝云昏姻孔云言甚緝譽之首四句特言群小之得志而相歡娛耳未可過

泥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夫是極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傳云仳仳小也蔌蔌陋也○詩緝云厲王之亂民之室廬蓄積蕩然矣宣王勞來之於是彼有仳仳然之小屋方有蔌蔌之少穀正望繼其後者培植之今乃又遇幽王之亂是天為天孽以極害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傳云交謂日月之交○箋云日月交會而日食陰
侵陽臣侵君之象○集解云日食天變之大者也
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
正月十日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
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本義云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于君明則陽斯
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
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
則古之大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之未
明月或變行以避或五潜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
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
明而有小青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
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蝕陽微而陰乘之
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
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
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蝕矣
○謝君直曰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凌君

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緝云首章言天變此言天災人禍相會也因天變而脩人事則可以轉災為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天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反也○唐應德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良正與扶陽抑陰相左故宜日月告凶

○集傳云日月之食皆非常也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憺莫懲

鄒嶧山曰不寧震動暴戾也不令非時失序也○傳云山頂曰冢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詩緝云日食之後災異荐至首二句言天道乖次

四句言地道亂。○集傳云災異之甚如此是以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謝君直曰明指而曰王哀今之人微而婉矣。

憐舊訓痛愚意憐狠也悍也書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正此意。○人即狠疾特不愛人耳今乃其赴死亡而不自恤其強狠也至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箋云皇父冢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檮皆氏王淫於

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謂行之甚也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擅群職故但目以卿士云。○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陳行之曰方處者方居其所言其寵方固則所為蠱惑者未艾而皇父輩之用當益堅矣。○徐士彰曰奸臣女后勢常相倚後世宰臣亦有藉宮掖之助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言。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詩緝云五章六章專言皇父首惡也○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豈曰不時箋云不自為不是詩緝謂不問其非時愚意尚未盡然皇父作邑想亦在農隙之時但不先商榷不蚤諭告立見迫促壞人田宅產已甚矣故曰我豈謂爾不時乎願此倉皇驅逼

民胡以堪也曰予不戕皇甫之自解亦謂我使人未嘗不時非禮所禁耳○首二句欲抑先揚諸家不以為然皆以皇父小人使人多不以時故爾夫小人豈無一言一事之近理者耶今論小人則全沒其是論君子則曲護其失或亦持議之未平也且安知非小人之尤者假禮義以文其奸乎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傳云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揚行可曰三卿皆多藏之人蓋以賄賂而得進者○謝君直曰皇父棄舊臣耆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以守我王不忠之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皇父之罪於是為大○詩故云向在東都去西都千里而遙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土木繁興徒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

故賦此詩

愚意孔聖非必謂皇父自言其聖蓋以其擅作自恣乃愚妄之尤故反言以嗤之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皆憎職競由人

箋云囂囂衆多貌○集解云無罪而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陳行之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

愚意噂沓乃謀屑嘈雜之意皆讒譖之狀也○由人之人似指譖人者言言聽讒者雖在上而

詩原八小雅
九五
與讒者實在下是乃爵伍之中自相戕害孽由
已作咎將誰歸乎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
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集傳云獨憂獨勞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
○謝君直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
衆人之逸樂為非而唯與命為安其辭婉其志堅
矣

愚意徹明也言天命不甚分明不可曉解也天
命雖難曉解而我終不敢自逸儻亦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之意耶

爾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爾自上下者也衆多如爾而
非所以為政也

本義云古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
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
是也今爾無正之名據序云爾考詩七章都無此
意與序絕異當闕其所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

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集傳云駿大也鋪徧也○集解云幽王之亂民無
罪而被禍災此其所以為兩無正也兩之至也不
擇善惡而兩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兩之
無不被也此所以為兩無正也

駿者颯然勃發之意慮圖者詳審斟酌之意鋪
者僵仆狼藉之意此章皆托天以喻王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

惡

傳云戾定也勩勞也○集解云幽王暴虐無親宗
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
王者以言其寡助之至也○集傳云言將有易姓
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
而為善乃復出為惡而不悛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

傳云辟法也○詩緝云不信法度之言則必信非

法之言如彼迷途而行俵俵然不知其所至矣。○
集解云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庶
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王介甫曰世雖昏
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
也

敬身者以禮法自檢人臣而不共其職則身負
莫大之辟汝縱不畏朝廷法紀獨不畏上天明
威乎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懔懔日瘁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傳云誓御侍御也。○詩緝云戎成而其勢不退言
外患之熾也饑成而其生不遂言內難之迫也。○
集傳云訊告也凡百君子莫肯以亂告王者雖王
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
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
矣。○劉辰翁曰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默辟言
亦何由上聞

百司大寮憂君憂國宜莫先焉曾我誓御小臣

憂之至於日瘁而百君子反恬不介意乎使其
憂之而以告庶幾猶可改圖今乃緘口偷安謂
之何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詩緝云幽王惡直言而好巧言哀哉賢者之不能
言謂能直言而不能巧言也惟不能巧言以阿上
意故言則忤物非出於舌而已將躬受其病矣謂
言出而禍隨也可矣小人之能言者巧佞之言如

水之流無所凝滯乃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積頃
生愛也○姚虞佐曰上文既責在位君子此又體
其情而言之謂方今時事如此則其緘默退藏亦
有所不得已者但人臣之義不應如是耳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

集解云人皆云徃仕耳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
幽王之世直道者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
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

友此仕之所以難也。○詩緝云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

愚意此責離居者之詞言汝之所以出居而不仕者維曰孔棘且殆耳所謂孔棘且殆者蓋恐得罪於天子耳夫遭難事之君避之似矣獨不思朋友之可念乎所貴於朋友者不在平居之款洽正以患難相提携耳今遭時不可遽奉身而退其於全軀遠害則得矣如察友之誼何君臣之義重於朋友不責以臣節而責以友誼者

君暴故也

末四句宜作兩句讀上文莫知我勩及卒章皆朋友相怨之詞

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箋云正大夫離居在朝之臣呼之曰女今可遷居王都矣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于王都○疏云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其友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言而不為小人所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

詩緝云能作室於外而乃謂王都無室家何哉
予未有室家三句似皆述彼謝責之辭言我豈
不憂思王室居常蓋亦鼠思泣血汝自不知耳
無謂汝獨憂勞憊瘁而我安居無恙也下文乃
復詰責之

薛仲常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
者更甚也蓋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
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後氣得以有辭
惟責之至此則以為吾非不知時勢之難也亦非
不知汝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之
義豈可若是忍乎彼亦將無辭以解矣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集解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
以別其為小雅也大雅有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
意者夫子刪之歟雖亡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仍
其舊也○集傳云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從善
旻天疾威敷於下王謀猶迴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

言原
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傳云回邪適辟邛病也○詩緝云仁覆憫下曰旻
天旻天以仁為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
徧受其害王宜悔悟而改圖矣今謀猷邪辟不改
不知更待何時而後畏沮也○朱克升曰違善從
惡所以為邪辟之謀謀猷若此喪亂必至故視之
使人甚病也○箋云我視王之謀猷亦甚病天下
愚意亦孔之邛言其大有病痛而病人與人病
之皆不待言矣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詩緝云滄滄群聚相和也訛訛相詆而毀也○徐
士彰曰具違具依群相和也○朱克升曰王之謀
臧不從不臧覆用正由此輩蠱惑之

滄從水從滄滄合也益之以水言如以水投水
相合無間也小人附和如出一口其詆毀人亦
復哄然群吠朝議如此真可哀歎伊于胡底言
不知所終也

詩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筭云卜筮數瀆龜靈厭之不復告其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謀事者衆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集傳云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敢任其責而決之者○詩緝云如人欲行必問於曾行路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無

得於道路也

猶與繇通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傳云古云在昔昔曰先民潰遂也○詩緝云邇言者所見止於目前無遠圖也○徐士彰曰聽指上爭指下○古語云你舍道傍三年不成潰決也遠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
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詩緝云雖
世亂民僻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
皆濟乃使小人用事於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
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潰決則衆流俱竭是
淪率相與以敗也○王國賢曰箋以國民相對謂
國指諸侯可從

觀下文特著民字則或聖或否似指在上者言
但不必定言諸侯耳群臣皆在其內○國雖靡
止仍謂宗國靡止者言其勢下頽如水之就壑
如轉丸石于山陵不可中止也舉宗國則列國
不必言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傳云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集傳云
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故
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

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本義云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也與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

傳云宛小貌鳴鳩鵲也

詩故云鳴鳩布穀也李春始鳴旦暮刺天而飛未嘗棲止目今鳴鳩拂其羽者是也 ○集傳云鳴鳩疑即今之鷦鷯也

明發旦而光明開發也 ○埤雅云鳩小物也决起

而飛飛鳴戾天聲亦遠聞其勢亦高唯至勉強故

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詩緝云先人宣王也二人文

王武王也宣王憂勤不寐有懷文武之烈惟恐失

墜坐致中興此幽王家庭所親見而曾不念之乃

令臣下念之乎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傳云齊正克勝也 ○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

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 ○詩緝云他言齊聖廣淵

皆聖人事此言齊者止謂整肅也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專務酣飲則蕩心縱欲敗德荒政遠君子狎近佞玩寇忘患皆自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前史可鑒晉元帝以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集傳云各敬慎爾之威儀天命去將不復來不可不恐懼也

富者志得意滿之態苟得一醉則此日之間充然其至足肆然而無憚更不知何事可以關心

如此者不止一日舉一日以例其餘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蝻蛉有子螺羸負之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朱云興今按宜作比

傳云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蝻蛉桑蟲也螺羸蒲

盧也○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

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

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

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

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首二句即水就下獸走壙之喻言有資用於已
者民即趨而就之矣菽非佳味民猶不遠原野
而采之喻民之易見德也小惠猶足以招致之
况厚德乎後四句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毋忝爾所生

傳云題視也脊令不能自含君子有取節爾○箋
云載飛載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我王也邁征
皆行也○埤雅云脊令小物飛鳴不息雖不能遠
聞高至亦自首尾相應可以人而不如乎欲其如
飛鳩不可尋也故望之如此而已○詩緝云所生
宣王也宣王中興幽王承中興之緒反致禍亂故
一曰先人再曰所生以所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
久遠難知之事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

本義云此下二章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
人皆失所也交交參雜相亂之謂○箋云桑扈竊

脂也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將
無以自活穀生也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
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
能得生

交交桑扈喻逃散者之衆多也率場啄粟喻其
糊口于道路也哀我填寡以不言不獨顛連竄
折而已勢既孤窮偏來侵侮動挂網羅不知所
出求問於神言迫蹙無計之甚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傳云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
墮也。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民窮促君子震掉今日之人心何如耶則天
意可知矣若之何曾不悔悟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疏云太子謂宜臼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臼
其傳親訓太子閔其無罪作此詩以刺王。詩緝
云周東遷之禍基於此人倫廢而後夷狄乘之

弁彼鷺斯歸飛提提興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傳云鷺卑居卑居雅鳥也○集傳云弁飛拊翼貌

提提群飛安閒貌穀喜罹憂也○姚虞佐曰歸字

可味宜曰被黜無歸故云○詩緝云鴉鳥群飛提

提然父子相隨可樂也傷已鴉鳥之不如也心之

憂矣云如之何無可奈何而順受之也

嗷嗷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一